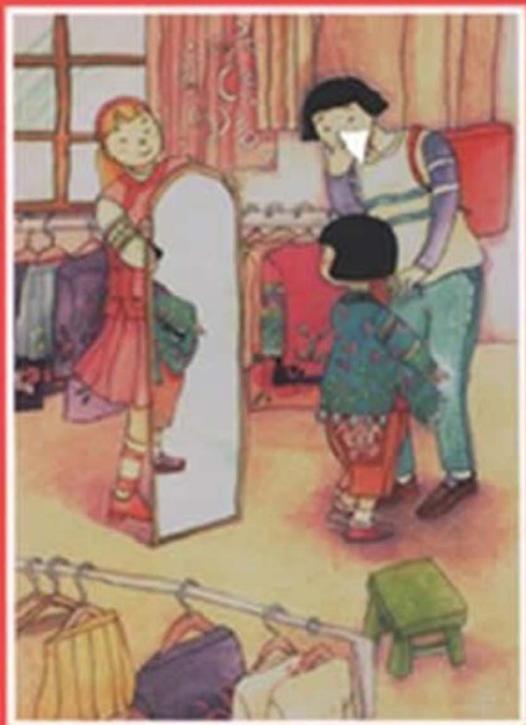




风铃草

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



# 叮当响的花衣裳

周静◎著

★ 获奖作家 · 精品原创 · 伴读童年 ★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目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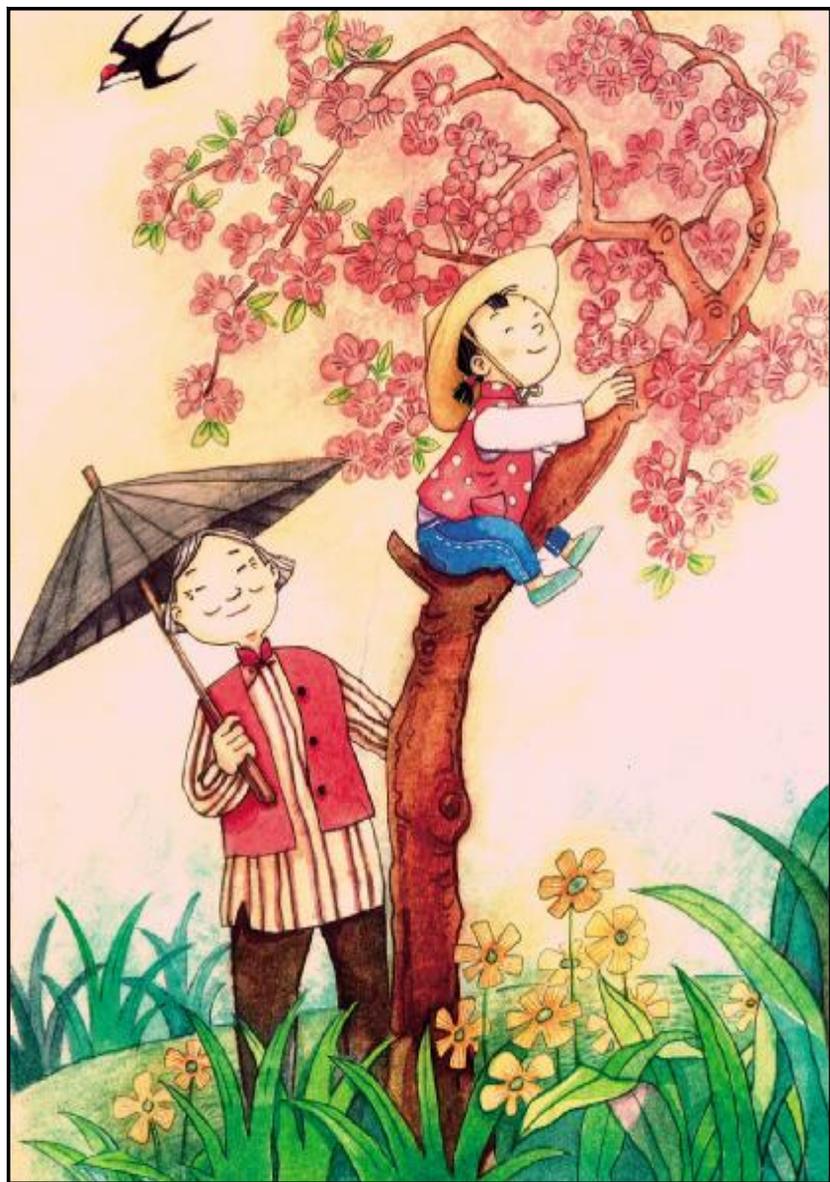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第一辑 我要去远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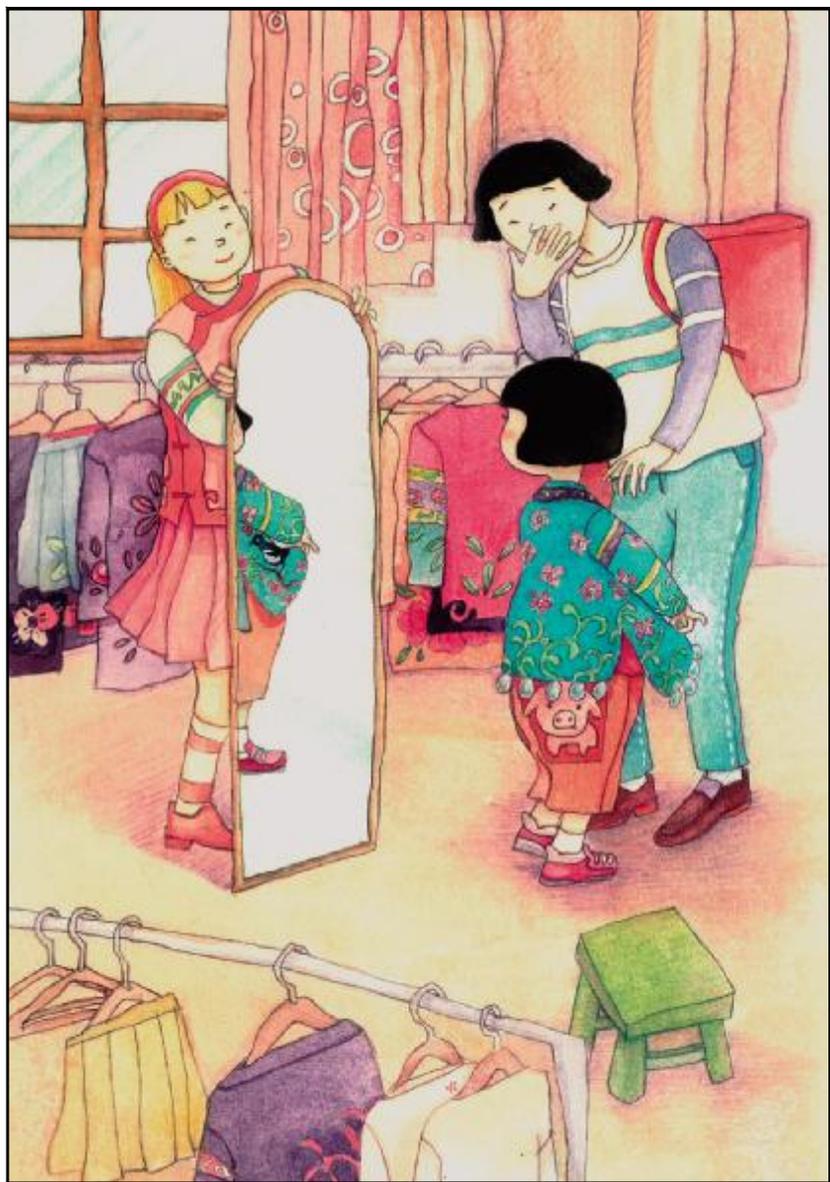
- 引子 /3  
红啦、粉啦，桃花开啦 /7  
春雨滴答滴答 /15  
五叔爷来了 /28  
端午 /43  
叮当响的花衣裳 /56  
去山里 /74  
亲爱的皮匠爷 /98  
外婆的乌火盆 /119  
三爷的鼎罐 /133  
我要去远方 /151  
桃花朵朵开 /166

## 第二辑 跑进阳光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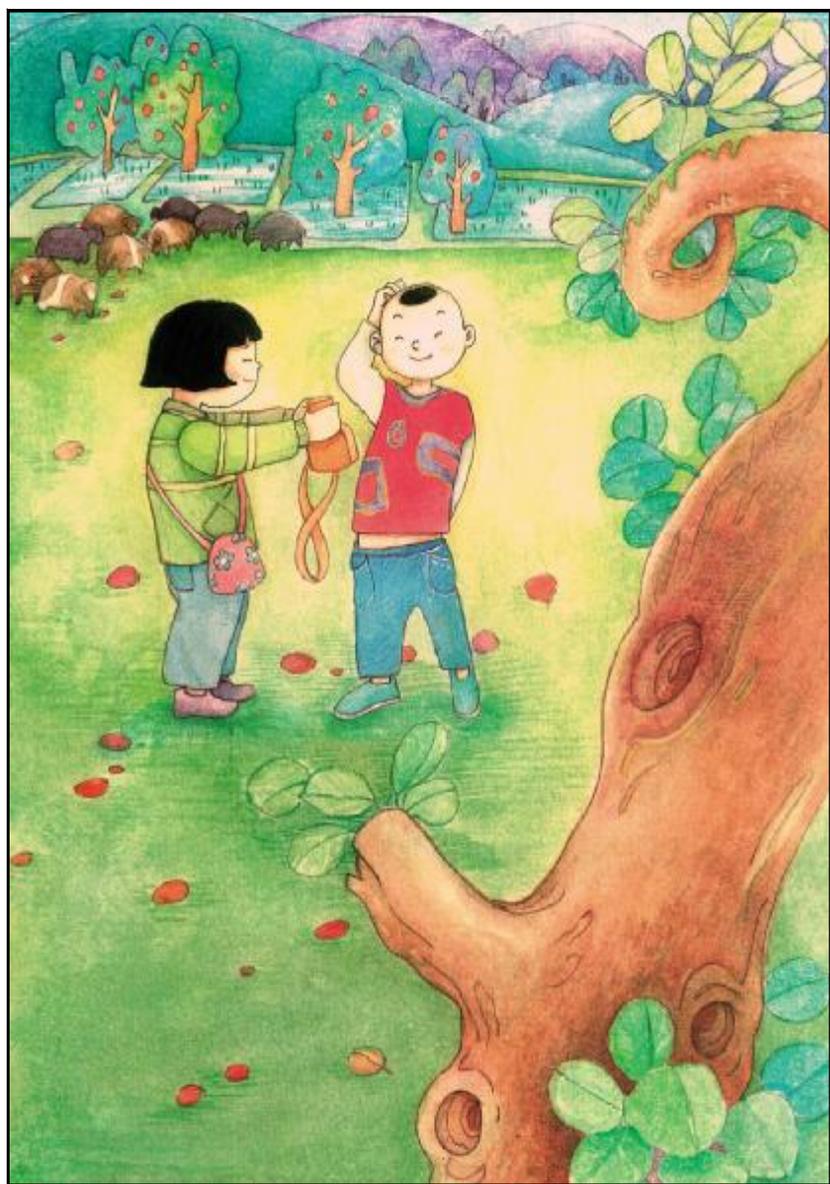
- 打月饼 /193  
跑进阳光里 /196  
杏 /213  
我的小狗叫糖果 /2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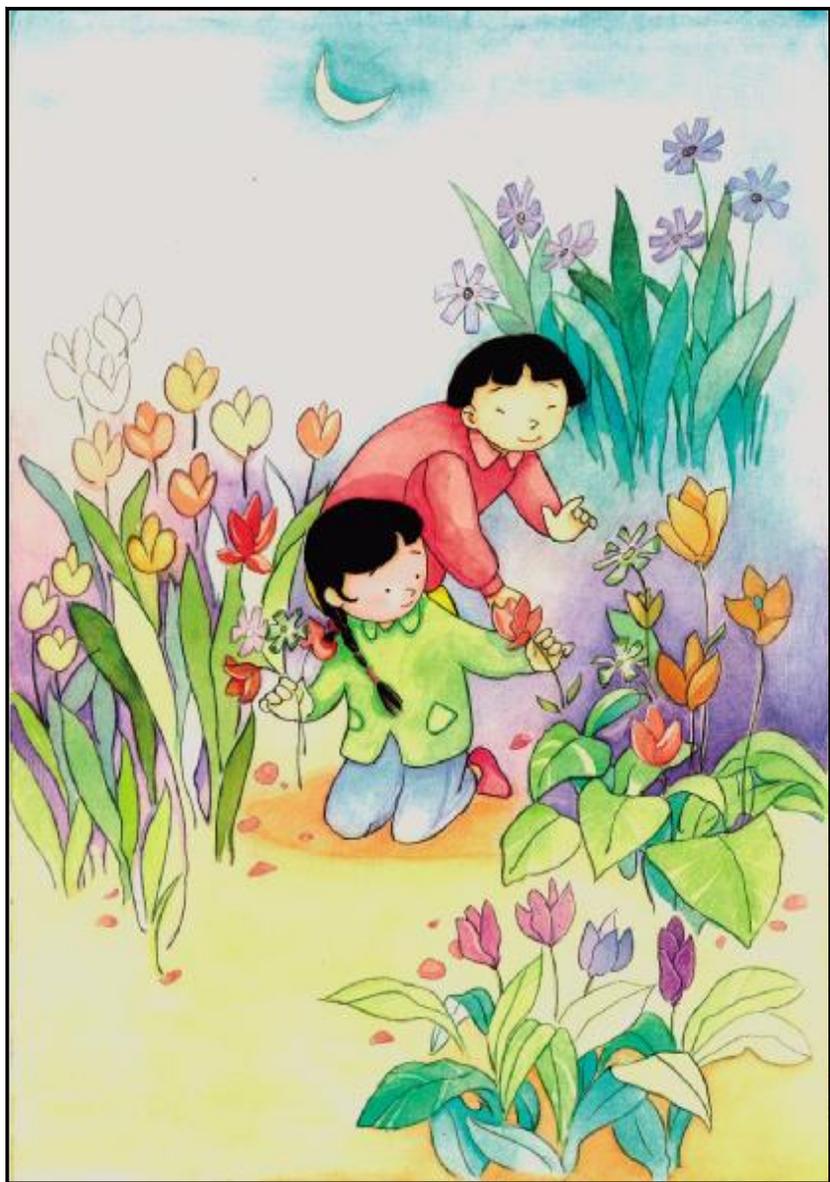
红啦、粉啦，桃花开啦



叮当响的花衣裳



我要去远方



跑进阳光里

第一辑 我要去远方



A decorative bord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, featuring a thick, dark grey curved line. To the left of this line are several stylized line-art flowers of various shapes and sizes, arranged vertically.

在远方的天空，簇拥着山那么大的云。从云堆里，我看到了牛，看到了羊，看到了结星星的大地，看到了种花的牧羊人……

## 引 子

“烟子，烟子——”外公在地里喊。

烟子喜欢跟着外公去地里。外公一转头，她就跑开了。地里可好玩了，有花有果子，还有兔子。

“烟子，烟子——”外婆在厨房里喊。

烟子喜欢绕着外婆在厨房里转悠。厨房里，有米糕有绿豆饼，有晒得香喷喷的花草茶。外婆做烙饼，饼烙好了，她拿了一张就跑了。坐在阳光里吃烙饼，最香！

“烟子，烟子——”妈妈从海上回来，满地找她。

烟子喜欢跟着妈妈去赶集。妈妈挑花棉布，她就到处逛逛，看看笼子里野鸡艳丽的羽毛，看看山里老奶奶绣在香包上的鲜艳花纹。

“烟子——烟子——”

风把呼唤声送得远远的。原野静静的。

“烟子——烟子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我从原野上，从后院里，从花花的香包堆里，乐呵呵地跑出来。

烟子来了。

我就是烟子。

爸爸妈妈在海上工作。妈妈说，爸爸是洋流科学家，整天跟着风和海水跑。她自己呢，整天在海里找漂亮的鱼，她说那叫寻找新物种，她是海洋生物学家。她这么说的时侯，鼻子总是一翘一翘的，很得意的样子。

他们没办法在海上带着我。我呢，就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古老的小小乡村里。这样也挺好！我很喜欢我们的小村庄。

小河弯弯，静静流淌。我们的小村庄，依着河岸，在一片辽阔的原野上。竹篱笆围出几个小院落，疏疏朗朗的，宁静而闲适。

房子都已经很老了。粉白的墙壁，乌黑的燕子瓦。雕花的木格窗，推开了，是要用小木棒撑起来的。高高的木门槛，已经被磨得发亮。木门上，钉着铁匠打的门扣……

每年春天，桃花开放的晴天，外公用稻草扎成把子，把冬天变得泛黄的墙壁刷成粉白。

“这才好看嘛。”外公说，“粉白了墙，才能把桃花衬出来。”

外婆说，粉了墙，春雨一下，花满树满树开了，村庄就水灵了。

外公又刷墙了，我可忙啦。没来得及刷的墙壁，是画画的好地方。这个时候，在墙上画什么，外婆都会看看，笑笑。

我画花，画树，画树上的鸟，画我们的院子，画我们的老房子，画外婆，画外公，画在船上的爸爸，画喜欢往爸爸身边跑的妈妈，画我。我们手拉着手，每个人都在笑。我还画上太阳。

外婆说，太阳好啊，有了太阳，哪里都亮堂堂。

我又画上月亮。

外婆说，月亮好啊，有了月亮，就有了夜晚。

我在墙壁这头画，外公在墙壁那头刷。他刷呀刷呀，从墙壁那头刷过来，看一看，刷一刷，把我的画都刷没了。

我看着粉白的墙，不说话。

“烟子给我画了朵花，”外婆瞧瞧我，对外公说，“风吹不着。”

“烟子给我画了两朵花，”外公说，“雨打不着。”

外婆看看我。

“外婆，我也给你画了两朵花，有一朵被围裙盖住啦！”我赶紧说。

外婆瞧瞧外公，得意地笑了。我也笑了，心头那一点点难过消失了。

我们都看着粉粉的白墙壁。

墙壁刷得均匀、美丽，我们都很满意。泥砖垒的墙，踏踏实实，安安静静，不说话。

它藏着一个秘密，一个有我，有外婆，有外公，有海边的爸爸，有跑来跑去的妈妈，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花的秘密。

太阳从东到西，季节从春到冬，这个秘密一直陪伴着我。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小小的村庄里，慢慢地慢慢地长大。

## 红啦、粉啦，桃花开啦

—

“烟子——烟子——”

我撑着大大的黑布伞，藏在茂盛的芭蕉丛里，蜷着腿缩着脖子，耸耸鼻子，得意地抿着嘴偷笑。雨滴滴答答地下着，落到芭蕉上，弹起来，轻轻跳到地上，砸出一个一个小坑。

“烟子——烟子——”外婆又喊了两声，不见回答，大声嘀咕道，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用线轱辘找你。”

我皱皱眉，轻轻笑了，这个外婆！

“线轱辘，滚轱辘，  
一滚滚到……滚到……”

那个要紧的词藏在外婆的喉咙眼里，就是不肯“滚”出来。

“外婆——”我忍不住从芭蕉丛里跳起来，“一滚滚到线筐里啦！”

“对，滚到线筐里，可不就是这个！”外婆一拍巴掌，“烟子，快上来吧，雨下大啦。”

像是为了证明外婆的话，滴滴答答的雨噼噼啪啪下得更大了。

“不啦，外婆，你来呀！”我钻出芭蕉叶，从黑布伞下探出头来，“雨扑通扑通地往下落，芭蕉下可有意思啦。”

“是吗？等等啊。”外婆说。

过了一阵子，哒——哒——外婆穿着木屐走下一级一级的石阶。隔着茂盛的芭蕉叶，我看到了那顶尖尖的大斗笠。斗笠上用金黄色的细篾织出一个圆圆的“谷”字。那是外婆的姓。

“烟子——”外婆摘下斗笠，弯腰钻到烟子的黑布伞下，“蹲着多难受啊！”她捡了两块石头，折下两片芭蕉叶垫上，“坐吧。”

我坐在芭蕉板凳上，有点凉，一种小草冒新芽一样的、清新欣喜的感觉在心里弥漫开来。外婆挨着我坐下来。

原野被春雨笼罩了，清清的绿意洒染开来。农田里的水满了，树木爆出新芽，草也绿了，到处都是春天才有的欢欢欣欣的新绿。那种清新的绿意，有着一种无忧

无虑的天真的美。

小小村庄也静默在雨里。粉白的墙壁，黛青的燕子瓦，一座座老房子低着眉垂着眼。

我坐在芭蕉丛里，看看寂静的村庄。我知道，猫在厨房里打呼噜，狗躺在宽宽的屋檐下打瞌睡。

雨，欣欣然下着，滴答滴答敲打着芭蕉叶，敲打着黑布伞。

我挨着外婆，谁都没有说话。世界静悄悄的。

“烟子，看——”外婆指着原野说。

原野湿湿润润，春意荡漾。

“哪里呢，外婆？”我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，心里想着，不知道走进春雨里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快乐。

“那里——花呀，桃花！”

“桃花！桃花开了吗？”我眯缝着眼睛，也只看泛着新绿的田野。

“开啦！”外婆耸耸鼻子，“走吧，去闻闻花香。”她站起来，戴上斗笠，哒——哒——往原野走去。

我赶紧跟上去，黑布伞碰上碧绿的芭蕉叶，叮叮当当，洒落了芭蕉叶储积的透亮的春雨。

## 二

木屐底刻着花纹，外婆的大花和我的小花，一朵连着一朵，印在湿润的泥地上。

绕过大菜园时，我发现菜园子的篱笆墙上，冒出了一朵小小的蔷薇花苞。蔷薇花苞白中带点粉，在泛着新绿的篱笆墙上很打眼。

“外婆！”我把蔷薇花苞指给她看。

外婆看到了。她走到篱笆墙下的小水沟里。水沟里积着浅浅的雨水，一个黑黑的小逗号从水草中游出来。外婆一动也不敢动，弓着背，俯下身悄悄地说：“蝌蚪！”

“蝌蚪！”我耸着肩膀，惊喜地张大眼睛，学着外婆的样子悄悄说。我蹲下来，看到又一只蝌蚪游了出来，一只，又一只……一小群蝌蚪高高兴兴地顺着春水游远了。

“走了，”外婆拍拍衣服，“还会有更多的来，等到夏天……”

“等到夏天……”我忍不住“呱呱”叫起来。

外婆哈哈大笑，她站起来，捏住蔷薇的枝条，把那朵小小的花苞送到我的鼻子下面。

我看着花苞。花苞比拇指大不了多少，花瓣紧紧抱

成一团，像个紧闭眼睛在睡觉的孩子。

我轻轻吹了吹花苞，一片花瓣抖了抖，像是打了个哈欠，又睡着了。

扑嗤——我笑出声来，真好玩。

外婆也捂着嘴笑了。“嘘——”外婆竖起食指贴着嘴唇。她把枝条放在老位置上，跨出水沟。

我知道，蝌蚪不能捉，新发的花苞不能采，春天是为整整一年做准备的，要悉心照料。

菜园子里油菜花黄澄澄地开了一片，莴笋长得高高的，一片又一片细嫩的小苗密密集集地挤在一起。

“过了这场雨，等天晴了，就得移苗啦。”外婆说。

我喜欢移苗。在松软的菜地里挖出一个个小坑，把冒出两三片嫩叶的小苗移栽过来，浇水，施肥，隔上一两天去看一看，按外婆说的，“看着它长”。

走出村子，小路变得泥泞起来。滴答——滴答——雨势小了很多。我撑着大大的黑布伞，一走一滑。

“给你。”外婆摘下斗笠扣在我头上，自己拿过黑布伞。

哇——我眼前顿时明亮了，手也轻松下来。路面又湿又滑，还有一个个积水的泥坑。她应该是盯着眼前的路，小心地往前走。可是，开阔的原野就在她的面前，原野的风带着各种好闻的气息吹拂着她。水渠满了，水